

长篇悬疑侦破
推理小说系列

SIWANGFUCHOUJICHU

彭祖贻 / 著

死·复仇

FU CHOU

[计划]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THE
SINCE
THE
THE

死生復仇

FU CHOU

計劃

THE PLAN



CHONGHUA

死亡复仇

[计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复仇计划 彭祖贻 著.—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80647-672-5

I.死... II.彭...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044479 号

死亡复仇计划

彭祖贻 著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33000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天新纸制品有限公司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9.125 印张

ISBN 7-80647-672-5/I·409

定价:19.80 元

内容提要

廖化生活得很滋润,每天周旋于女人之中,做爱、大把赚钞票……但曾祥林的阴影时时相随。廖初与剧团名角美女林繁相爱,却被曾夺去贞操而致怀孕。廖化经受创伤的十多年后同谢宜静刚尝爱之甜蜜时,又察觉到谢与曾的不一般关系……

平民廖化开始寻机了结与高官曾祥林的恩怨,但天时不暇,一纸“癌症晚期”判决打乱了他所有的复仇计划。斯时,小城惊天杀人绑架案撕开冰山一角,神秘的谋杀者频现。廖化抓住命运之神。然而,一俟出手时,事情的发展大出意料,案情急转直下……

—

午夜起了很大的风,下了很大的雨,天也打雷了,这是今年的第一声春雷,似乎比往年来得早,所以听起来特别响,很有一种震撼的力量。

雷声响起的时候,武城县露天电影院的看场人廖化正坐在他的外形像碉堡的放映楼里,与一个比他年轻的女人对酌,两人都已喝了不少酒。廖化饮酒是海量,面不改色,女人却被酒精充得面如桃花,春意盎然,外衣也脱了,穿着一件红艳艳的羊毛衫,把个婀娜的身子显现得十分清晰,女人的背后是一个兵器架,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森森如画,更衬托出女人的千媚百娇,像一副古代的水彩画。

女人起身将已喝空了的杯子再次添满,添了廖化的再添自己的,装酒的器具是一个十斤装的塑料壶,女人拎着显得有些吃力,但她显然很愿意费这力气,因为她说话时脸上带着灿灿而温婉的笑意,“廖哥,你知道我是不喝酒的,可跟你一起喝了一大杯还没事,跟你在一起的感觉真好。”

“那你跟谁在一起感觉不好呢?”廖化似笑非笑地说。

“坏死了。”女人娇俏地也了他一眼,“瞎钻人家的空子。”

“你的空子可以钻,人家的空子可不能瞎钻。”廖化说了一句语带双头的痞话。

“我不来了,不跟你说了。”

武城的三月还带有很重的寒气,但廖化只穿着贴身的秋衣,这就把他高大壮硕的身体比较完整地显露出来了,胳膊和胸脯的

肌键鼓鼓的,充满阳刚的力度,说话却不动声色:“女人不喝醉,男人没机会,来再干一杯。”他说着又端起面前的一次性塑料杯子,将酒一口喝了,女人被他逗得咯咯直笑,说“廖哥你真坏”,廖化又接了一句“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女人笑得更欢了,廖化的脸却却是毫无表情的酷态。

这时外面又响起雷声,廖化起身将防盗门打开,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夜空,说,“我就喜欢听春天的雷声,春雷避邪,妖魔鬼怪全打了。”

女人也起身走到他的身边,脑袋靠在他的肩上,廖化的身高足足有一米八,在高大的廖化身边女人显得格外的娇小纤细,黑暗中,风声阵阵,带着骇人的啸声,像夜空响着无数的哨子。女人说:“廖哥,你又不是没房子,干嘛偏要住这么个鬼地方?也就是跟你在一起,我一个人在这里吓也会吓死。”

女人的话声刚落,近处闪过一道刺眼的电光,一声响雷刺刺喇喇地撕裂了夜空,女人吓得尖叫一声跌倒在廖化的怀里。廖化这才淡淡一笑,轻轻地将女人抱起来,廖化的力气很大,女人在他的手上轻若无物,女人也化着了绕指柔,双手顺势搂住了他的脖子,整个身子都缠在了廖化的身上,一声声地叫着“廖哥,廖哥。”

廖化亲了女人一口,“想要了是不是?”

女人“嗯”了一声,算是应承了,声音出口后又羞得将头埋进男人的怀里,她觉得自己很无耻,但又很愿意在这个男人面前无耻着,仍由他一件件地褪去衣裤,很快就一丝不挂了,像一条任由耍弄的白蛇。

两人车轻路熟地进入了一种境界。

小餐桌上的火锅里,胖头鱼炖豆腐冒着腾腾的热气,锅中如奶油般浓凝雪白的汤汁在嘟嘟嘟起泡。

碉堡楼的一楼没有床,娇柔的女人就站在兵器架前,身子向前伏着,一手抓着大刀,一手抓着开山斧,翘出一个动人的造型,任由男人在攻击,她完全地醉迷了,分不清是欢乐还是痛苦地叫

着。而她身后的男人却显得很清醒,在凶猛动作的同时,表情却是的,或者说是忧伤的……

楼外的大风不管不顾地刮着,风啸声紧一阵弱一阵。

突然,风声中隐隐夹了一股凄厉刺耳的人声,仿佛是随着风声由远而近的飘来,起初还有些含糊不清,渐渐地就清晰了,女人的情绪也随着听清楼外那飘浮不定的声音而由波峰浪谷间走到平静,“廖哥,你听外面——”

“廖化,你的死期快到了——”

“廖化,拿命来吧……”

女人吓坏了,一下子摆脱了廖化,反身又扑在他的怀中,“廖哥,这是怎么啦?”

“别管他,无非是些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已经这样叫几天了,来,我们继续。”

“不不,我害怕。”女人抓起衣服胡乱地往身上套。

廖化兴味索然,推开女人,返身拉开防盗门,冲着外面的黑夜大声叫喊:“狗日的听着,有种的站出来跟老子明着干!”

女人紧张地冲过去拉他,“廖哥,把门关上。”她力气太小,根本扯他不动,这时,近处突起一道闪电,依稀间,她似乎看到电光中有个人影在楼门口不远的地方,冲着他们张牙舞爪的,随着闪电一闪即逝。她吓得惊叫一声,一下子昏倒在廖化的怀中。

等女人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是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床头柜上被台灯照着的一簇美逸的文竹。

廖化已经穿好的早锻炼的唐装,坐在床沿穿鞋子,见她醒了,很平静地说:“醒了?该起床了。”他说话的声音十分平静,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脸也是她很熟悉的样子,很酷,左嘴角微有些上翘,这就使得他像永远都带有一股讥消意味的笑意。

“廖哥,昨晚是怎么回事?”

“昨晚?昨晚你喝多了。”廖化在床前站直身子,很惬意地做了

个扩胸动作，“你喝多了酒的时候放得特开，感觉非常好。”

“去你的，——我是说楼外那鬼一样的叫声？”

“你梦见鬼了吧，哪有什么鬼叫？还没睡醒呢？起来吧，等一会儿就有人要来了。”

“不对吧，我明明是听见了——”

廖化伸手拉了她一把，“真的梦见鬼了？哪有什么鬼一样的叫声，喝多酒了的人容易产生幻觉，幻觉，你懂吗？听话，别撒赖了，起来。”

“真是做梦？可是，我——”

“别可是了，别赖床了，乖，听话。”廖化将内衣扔到她面前。

女人虽然很迷惘，但还是听话地起床将衣服穿上了，她知道他喜欢乖巧的女人，她也习惯于在他面前当一个巧女人。女人下楼时看了看手表，五点还差几分。她心里很有些委屈，她与他明明是可以光明正大的，但却总像是偷偷摸摸的。

“我走了！”女人穿好了衣服，廖化却点燃了一支香烟在抽，人坐在床边一动不动。

“不想我走哇？”女人又傍在他身边坐下。

廖化大口大口地吸烟，没有说话。

“你要是不想我走就把我娶回家算了。”女人伸手绕住他的脖子。

“你还是走吧，”廖化突然起身将她抱起下楼，一直抱到到碉堡楼的门口才放下来，安慰性地摸了摸她的秀发，“再过一会儿早锻炼的人就来了，我不喜欢他们笑话我。”

“我不想走了。”女人靠在他的胸脯上，依依不舍地说。

“该走的还得走，该来的还得来。”廖化端起她的右肩将她推开了一些，看着她的眼睛说，“走吧，听话，再不多说了。”

“哪——，我走了。”女人觉得他有些怪怪的，但他让她离开的意思却很明确。

“喝醉了酒产生幻觉的事，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临出门时，廖

化又叮嘱了一句，“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廖哥——”女人本来差不多真的以为是昨晚经历的一切真的是梦幻了，可经他这一叮嘱，不免又疑惑起来，“这么说昨晚的事是真的？”

“放心吧，天塌下来你廖哥也只当是片树叶。”廖化冲她挥挥手，“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女人穿着一件紫色长风衣的背景在淡白的天光下飘飘洒洒，与夜晚的温驯判若两人，廖化看着，一直保持着酷态的脸上有了一些动感，一丝迷惘的神情一掠而过，嘴角上又泛起了习惯的带有讥诮意味的笑意。

女人已经走出很远了，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廖化已经进屋里去了，朦胧的天光下，只有露天电影院外形像碉堡的放映楼孤伶伶的矗立。一阵清冷的晨风吹过来，她不由地打了一个冷颤，酒意没了，睡意也完全退去，她完全清醒了，昨晚那如梦如幻的经历是真实的，可廖哥为什么非说是她的幻觉？

3月2号一大早，城东派出所的民警刘继民还没起床就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吵醒了。睡在他身边的老婆不耐烦地嘀咕，“原指望你回来能过个安稳日子，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让你在部队呆着。”

刘继民趿上拖鞋起床开门，见是老朋友廖化，马上翻脸，“老廖你烦不烦呀，我熬了差不多一通宵，回家三点多了，洗一洗上床都四点过了，才睡着不多大一会儿。——有啥事？”

廖化穿着早锻炼的唐装，通体雪白，飘飘洒洒，样子很是气派，对刘继民也不客气地说：“我起早了哇，没事来搅你和你老婆的梦？床上的事儿办完了？办完了就看看这个。”说着将一张纸条递给刘继民。

刘继民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道：

廖化：你的生命将在三月八号深夜十二点钟以前结束，不知你喜欢怎样一种死法，如果你想死得安逸一点，最好你自己想办法了结自己的生命。

来自北方的狼

纸条上的字迹是与电脑配套的喷墨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三号黑体字，用的纸张是电脑专用的高级静电复印纸，落款处有一个电脑画的狰狞的狼头，像盖上去的印章。纸张的反面有干涸的浆糊印。

刘继民将纸条反复看了几遍，一边看一边拿眼睛瞪廖化，见对方一脸认真的样子，多少还有些紧张，不像是开玩笑，可他还不

大相信这是真事儿，“这是怎么回事？”

廖化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来找你？早晨起来一开门就看到它贴在门上。”

廖化指着纸条冲刘继民苦笑说：“照这上面的说法，我满打满算只有七天的寿命了，从今天开始生命倒计时。”

刘继民没看出他的笑是苦笑，把纸条又塞还给他，“老廖，我今天没工夫陪你玩儿，你找别人去吧，市局刑侦的田队长来了，昨晚我就是协助他工作，办的不是一般的案子，今天上午还要配合，这会儿我抓紧时间睡个回头觉。”

廖化把脸沉下来了，“你意思是看到我死也不管呀。”

刘继民又重新将他打量一番，他的脸色还真的有些发暗，眼圈有一层淡淡的黑晕，像病了似的，看样子他真不像是开玩笑，这才又将纸条接过来，心想：为什么有人会写这么一张字条？真是要弄死他？弄死人还要提前打招呼？为什么要将他的死亡时间确定在三月八号？这只来自北方的狼又是个什么东西？是一个人的代号还是一个组织？

“三月八号是妇女节，”刘继民的大脑突然灵光一闪，笑了起来，说，“人家为什么要你在这一天死？”

廖化认真地说：“我要是知道也不来找你了。”

刘继民说：“是不是你对哪个女人干了缺德的事哟？”

廖化说：“不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我这人嘴是损了些，喜欢开个玩笑，但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干没干你还不知道？”

这话刘继民答不上来。廖化是刘继民小时候的街坊，从穿开裆裤开始一直到刘继民去当兵才分开，那年他们都是十八岁，刘继民一直到去年才复员回来。作为成年人，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并不多，虽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儿时友谊，但各人走过的生活道路却不一样。

廖化今年三十八岁了，还没有结婚，常常是一个人住在露天

电影院的放映楼内,他自己说这种活法是“乐悠悠的单身贵族生活”。

刘继民则是在部队干到了正营职,复员回地方后却分到城东派出所当一个普通的管段民警,连一个副科级都没有给他落实,对此,他很有些想法,所以他对待工作的热情并不高。现在实行民警分片管理责任制,露天电影院就在刘继民的责任区内,有时间他也常过去逛逛,没事儿的时候一起喝二两,下两盘棋或发发牢骚什么的。跟儿时的朋友在一起不用设防,说话不用打草稿。但也并不是完全不用心,廖化这家伙虽然人到中年了,还喜欢弄点小小的恶作剧,一不小心就上了他的当。

今年春节前夕的一天,刘继民到所里上班,一进办公室就看到同事们望着他吃吃发笑,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副所长高三元走过来,递给他一样东西,说“老刘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需要解释一下?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刘继民接过一看,是一张贺年片,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落款处写着知名不具四个字,留言栏里一个字也没有,只有一个红色唇膏印上去的一个嘴唇印,高三元冷着个脸说:“老刘,在所里我们都当你是老大哥,平时我总以为你是全所最老实的一个人,又是部队培养出来的,没想到你是暗里花。”这事儿叫所里人笑了很长时间,直到过完正月十五才知道是廖化闹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刘继民不相信手上的恐吓信是真的,这家伙平时恶作剧搞得太多了,他想了想还是将纸条塞还给廖化,“就兴你捉弄别人,就不兴别人戏弄你一回。”

廖化有些急了,“刘继民我跟你说,这真的是真的。”

刘继民说:“条子我看到了,知道是真的,白纸黑字假不了,你给我寄的那张贺年片不也是真的吗?那口红印儿不也是真的吗?狗日的,你也该尝尝被人捉弄的滋味儿了。”

廖化说:“听口气是你干的?”

“我自己忙得都顾不过来,哪还有这份闲心?也只有你这样闲

得无聊的人才会干这种狗不舔的事儿，”刘继民调侃了他几句，想想还是有些替朋友担心，“这事儿到底是不是开玩笑呀，老廖，有些开玩笑能开，有些开玩笑还真就不能开，就这么一张纸条？昨晚还发生过别的事没有？”

廖化说：“昨晚还真有一件事，也不知道跟这纸条有没有关系？”

“你说说看。”

“昨晚我已经上床了，躺在床上看书，隐约间听到外面好像有人在叫喊，就是下暴风雨那会儿，说是要我的命，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过细一听，越听越清楚，我觉得不对劲，起身出去了，门一打开，外面一遍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那声音又没了，我以为是耳鸣，就没当回事，可刚把门一关上，又好像听到外面的叫声，好像还挺凄惨的，还是说要我的命，我又把门打开了，拎了一把剑出去了，满处找了一遍，又什么都没看见。”

“后来呢？”

“后来我就锁门睡觉了呀，如果不是这张字条，”廖化说，“现在想起来还跟做梦似的。”

刘继民冷笑一声，将廖化往外推，“你怕是见鬼了吧，别的玩笑你可以开，报假案可不是开玩笑，犯法，你懂吗？你走吧，我还得睡一会儿，我没工夫跟你这个闲人玩儿，就是编故事也编像一点儿呀，都二十一世纪了，你还拿鬼吓人。”

廖化苦笑一声，“你这态度倒让我想起狼来了的寓言，平时开玩笑开惯了，现在真遇上事儿倒没人信了。算了，你睡吧，我走了。”

三

廖化还真是个闲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闲人,用武城县的土话说,廖化算个玩意人儿。他读了不少的闲书,平时话不多,酒杯一端话就来了,而且妙趣横生,妙语连珠,令人捧腹不止,跟他接触过而他又愿意接触的人,都喜欢跟他在一块儿呆着,但他这人交友挺挑剔,看不上的人绝不在一块儿玩儿,也很少见他将朋友交到特别知心的地步,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人有点小清高,但这性格又不妨碍他有很多朋友,而且五花八门、三教九流的都有。

别以为到了三十八岁还没结婚的男人一定是有让女人无法接受的弱点,廖化实际上是一个挺逗女人喜欢的男人,跟他来往的女人并不少,他如果想结婚,恐怕十次婚都结过了,刘继民就知道县电影公司的会计谢宜静为了他二十八岁了还不肯结婚。在刘继民的眼里,谢宜静是一个漂亮而有风韵的女人,不知廖化是看不上她还是真要独身,他觉得廖化对待谢宜静的态度是毫无道理的。廖化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将近一百公斤,但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赘肉,走到哪儿都是一条引人注目的汉子,按现在流行的说法,男人二十来岁的时候只能说是半成品,三十来岁才是正品,四十岁是精品。三十八岁的廖化应该已经是精品阶段了。

从廖化平时的言谈来看,他之所以没结婚是因为他自己不想结婚,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结婚是错误,离婚是觉悟,再婚是执迷不悟。刘继民估计这不是他拒绝婚姻的真正理由,他之所以不结婚,大概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女人那里受过伤。

刘继民复员后,廖化是刘家的常客,他来也没别的事,主要就

是喝酒聊天,每次来还总要拎上两瓶好酒,当然也不是他自己花钱买的,是别人送的,送他酒的人不少,光他自己一个人喝喝不完。他与刘继民不是那种实惠功利型的朋友,他们之所以经常往来是因为性格相近,谈得来。用廖化的话说,朋友有两种,一种是实惠功利型的,没事儿不来,来了就有事儿;一种是纯粹的酒肉朋友,没什么事儿,在一起也就是喝喝酒聊聊天,聊的时候也不涉及对方生活深层次的内容,当然也不妨碍遇上什么事儿顺便帮一把。刘继民也认为,在现在这个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的商品经济时代,这样的朋友挺难得的。闲来无事的时候在一起聚聚,喝点儿小酒,下几盘象棋,说一些务虚的没有什么主题的话题,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科索沃问题、伊拉克及阿富汗问题,足球和 MBA,当然也会讨论女人、男人及男女关系,这家伙一说起后一个话题就往外冒坏水,他好像与全天下的人都有仇似的。有人说武城县流传的黄段子,绝大多数是廖化的原创,这话其实有点过了,他讲的段子也有很多的舶来品,只不过他记性好,别人说过了就忘了,他却能再版,还能出新意。

刘继民的老婆很好客,每次廖化来她都是笑脸相迎,可廖化一见面就让她到厨房里呆着别出来,说她傻样儿,别恶心他,免得他三天前喝进去的酒都吐出来了,有一次还当着刘继民老婆的面问刘继民: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到三十多岁、营职的军转干部还只是个大头民警?刘继民说不知道,大概是不会吹不会拍、没关系没路子吧,再不就是能力有问题?廖化指着刘继民的老婆说,跟这么傻的一个女人在一起再聪明的人也变傻了,投资环境太差,多好的企业也办不好,这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也亏你过得下去。

刘继民的老婆不会生廖化的气,她知道他是嘴坏心不坏,而且刘继民差不多就是她死拉硬扯的逼着复员的,廖化只不过说了个实话而已。如果刘继民在部队干下去,混不到师级少说也能干到正团。刘继民早就跟她打过预防针,说廖化有个业余爱好,就是以破坏别人的夫妻关系为乐,以达到破坏的目的为荣,而且是

花样百出,乐此不疲,你如果跟他生气,你气死了他却笑破了肚皮,划不来。

刘继民只要一说这话老婆就会捧腹大笑,因为她熟知廖化制造的许多恶作剧。

县电影公司的现任经理高春跟廖化也是好朋友,高春也算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曾在廖化面前吹牛,说如果世界上还剩下一个不怕老婆的人,那这人一定是他高春了。高春的老婆叫林繁,是县楚剧团的演员,唱青衣的,年轻的时候是武城县有名的美人儿。现在也是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女人,在武城街上一走,还有很高的回头率。

娶得美人归,是高春的光荣,差不多每次在一起喝酒,他都要把老婆拿来吹嘘一番,廖化多次提醒他说你别吹了,我老廖只要稍稍做点儿小动作,你老婆就要跟你翻脸,你信不信?高春说你那点儿小把戏在别人面前可以,在我老婆面前一点儿作用都不起。廖化说你这牛皮吹大了,要后悔的,高春说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后来有一天,廖化往高家打电话,接电话的高春正准备洗澡,衣服都脱了一半,拿起电话问他有什么事儿?廖化说没事儿,就想找你出来喝酒聊天。高春说我正准备洗澡,衣服都脱了不跟你聊了,改天吧。廖化说我想跟你喝酒聊天是看得起你,你不来可别后悔?高春说我还怕你把我的卵子咬了?说着便将电话给挂上了,脱光衣服进浴室,放了一澡盆水躺在里面优哉游哉的哼着小曲儿。几分钟后,高春扔在客厅沙发上的BP机像蟋蟀一样地叫起来,当时已经是午夜十点多钟了,正在客厅看电视的林繁怕误了老公的正事儿,就把BP机拿起来看了一眼,只见晶液显示屏上显示出一行字:我老公出差去了速来。落款是X小姐。林繁顿时火冒三丈。冲进浴室不问三七二十一,伸手就朝高春的脸上抓过去,一气乱打……,十几分钟后,廖化又往高春家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高春的儿子,孩子带着哭音说廖叔叔我爸爸现在接不了电话,我妈正在逼我爸交待问题。廖化哈哈大笑,说儿子你跟你爸爸